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八

貴南諸夷

長樂郡  
振興書  
諸子書

明豫章羅曰聚尚之父著



古羅鬼國九隆後裔蜀漢時有火濟者從諸葛亮征  
孟獲有功封南甸王唐阿佩宋普貴皆以開國初納  
土襲爵元至元中詔兵討之時左丞李德輝以左丞  
被命在播州遣張思孝諭降其酋阿察熟知德輝身  
自至播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死且不降今得  
所歸蔑有二矣德輝乃奏改鬼國為順元路即以阿  
察為宣撫使頃之劉繼昌招降西南夷龍程洪方石



盧諸蕃大姓爲安撫使其地遂平有宣撫使阿畫者  
阿察之裔也以征伐有功加封世襲南甸侯至國  
初其裔孫靄翠與其同知宋欽及思州宣慰田仁智  
思南宣慰田茂安歸附宋欽者其先宋景陽爲宋寧  
遠節度使馭蠻有方遂世爲安撫田仁智茂安者其  
先田祐恭爲蕃部長宋徽宗時納土入覲後從破賊  
有功璽書加封世守其地者也 高皇帝詔靄翠等  
仍其官領部如故靄翠歿妻奢香代立宋欽歿妻劉  
氏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爍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  
威嚴欲盡滅諸羅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

激怒諸羅酋爲兵端諸羅夷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  
之爲禱京師 上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 上曰  
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  
曰願世世輯羅夷今不敢爲亂 上曰此汝常職何  
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  
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 上許之曰吾知馬  
爍忠潔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爍  
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夷大感服爲除赤水  
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奢香歿靄翠弟安勻立後  
遂以安爲姓今尚襲封時分置安撫宣慰長官司猶未郡縣



其地也至永樂初思州宣慰使田仁智子瑗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各嗣立以爭砂坑故日尋以兵交 上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瓚從廷瓚入見白事自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之又數宗鼎罪狀 上曰思南舊歸偽夏時汝何不取以自屬乃今言邪且罪惡在彼汝何與焉亟歸守爾土靖爾封略慎勿構釁啓兵端再犯吾磔汝矣瓚歸與宗鼎仇殺如故屢禁之不能止 上尋密遣校士數人潛入二境執瑗宗鼎去二酋既就執城中猶寂無知者忽一日使出揭榜諭諸夷曰 朝廷以二兇日構殺荼苦百姓故特

遣使報問狀首惡既擒餘一無所問敢譁者族諸夷

帖然瑗宗鼎至京師俱斬之乃命兵部尚書印全忠

曰思州思南苦田氏久矣不可令遺孽復踵為亂其

易為府治遂置貴州布政使司領宣慰使司一

湖川雲三省今始專置布政使司嘉靖始專開科馬

元因之田 曰思南 元以前與思州同自田 曰鎮遠 本

氏所據 曰石阡 舊為荊州南裔元 曰銅仁 古

遠府今因之 曰黎平 古屬牂牁五代至宋田氏 州四

洞蠻地元置 曰普安 古夜郎地蜀漢與古郡隋牂州唐西平州南

服 曰永寧曰鎮寧曰安順 三州皆古荒服地 直隸安



撫司一曰金筑

古荒服地元置

衛十五曰普定

古羅甸國

後羅羅鬼蠻居之元置普定路洪武初

曰新添

古荒服地寧時

傅友德征雲南攻普定阿和蠻悉降

曰平越

古蠻夷地歷代叛服不常

土官宋永高克服麥新等處乃

曰龍里曰都勻

國初為衛今改都勻府

曰赤水曰烏

撒曰畢節

諸衛俱古西南夷地元始置長官宣撫司今更之

曰威清曰平壩

曰興隆曰清平

四衛俱古西南夷之地以前歷代未附

曰安莊曰安南

二衛俱古西南夷之地元置衛屬普安路

曰永寧

古蠻夷地唐蘭州元永寧路

曰普安

在普安州直隸貴州

皆隸焉正統初麓川之役王驥等調雲南

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將士多歿列衛空虛諸苗獠

乘間竊發攻陷城堡於是十四年貴州香爐山苗富

反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事

關上命總督雲南侯璉都督方英等率兵討之時

普定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

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克龍里甕城

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一時皆解上

嘉其功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人

多疫癘璉得疾乃歸普定卒苗復反會王驥等平麓

川歸所經路民皆泣陳苗害驥等謂曰吾征麓寇未

受命攻苗也去之尋命驥等征苗時苗甚猖獗都督

官聚張軌等與戰失利惟驥擒其酋首富蠱檻送京



師伏誅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 朝廷乃以保定伯梁瑤都御史王來代驥同方英陳友等征勦之于謙乘此奏遣國初降胡徙置河間東昌等處者厚與賞犒隨瑤往征叛苗尋復奏留其地於是也先之寇遂無騷動內應者頃之王來擒苗韋同烈等香爐山平是時景泰二年也弘治中普安女苗米魯反米魯者普安土知州妻也夫歿魯王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聲言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 詔遣南京戶尚王軾兼總督統川

湖雲廣及貴州諸路漢土官兵共十餘萬討之遂破米魯兵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太保時有清平苗曰阿溪者江西人也漂蕩至其地桀驁多智久之遂爲砦王有子阿刺膂力過人能被三重甲持二丈之鎗兩端著刃遇數百人與敵刺以槍點地輒躍起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而戰若數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然父子謀勇相挾夷落畏之凡守鎮諸官寡廉者皆受其歲賂遂益放肆歲以產畜分給諸苗而倍征其入凡我商民經其地輒誘令他苗邀劫殺掠歸輸於已官司差隸卒訪必先謁溪請計溪乃要我



重賄然後以素不附已之苗指爲賊官司以爲耳目  
益與之狎人人惴恐莫敢誰何會督撫孔鏞巡鎮貴  
州輒以劫殺官事聞鏞詢之故官隸俱云屬之阿溪  
可按其事鏞疑之遂身單騎至清平詢知溪爪牙有  
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召之至鏞曰事我具知今且貰  
汝罪急取溪刺自贖不然重辟汝矣二人謝去相謂  
曰惟鬪牛事可以誘致溪刺也俗大姓每歲出牛以  
券圍之券多則牛大以多寡爲勝負云乃計置一牛  
令各砦出兵并官兵俱伏牛旁刻期爲援二人往謁  
溪相見歡若平生因談及牛事溪刺不勝奮激欲行  
以雞卜不吉溪言吾夜夢網恐不利出二人曰夢網  
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大喜與二人刻木四騎聯而  
出至其地出其不測伏兵數百人盡發促刺刺徒手  
傷百餘人竟就執并溪繫之檻至貴州鏞鞫論無一  
語第垂頭請死刺云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爾  
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是易也溪刺死有子竄都勻檄  
往擒之悉殪焉正德十一年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  
其酋阿傍阿背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糾  
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  
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鄒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



至先集貴州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勳  
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明年諸將進擣砲木羅襪寨伏  
兵計擒賊首阿革及賊從阿義阿黎時邀擊殺賊五  
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亾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  
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  
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  
命諸將分道刻期以某日進抵香爐山夾攻之山四  
壁立陡絕高險惟隘路五處逶迤上賊皆築砦柵守  
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砦  
柵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

製鐵猫爬山虎繩梯等具覘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  
土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關拔柵入縱火焚賊廬舍烟  
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支乃退奔入後山  
復據險爲砦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兵進攻之接戰  
數合賊復奔據山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  
援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拽梯組數處乃先  
遣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與語撫之使命往  
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乃  
督兵以攻具附所援諸處齊登賊衆覺倉卒拒戰官  
兵已奪險遂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官兵乘勝入擣



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復分兵搜捕  
山箐擒斬略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  
據龍頭都黎等山砦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  
荼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  
日益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砦  
其脇從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  
文盛然其計令諸將帥兵進勦黑苗擣龍頭砦賊恃  
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爲筏渡江直衝賊巢  
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進擣都  
黎連日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砦擒苗酋阿

茲等俘斬若干遣使招撫諸苗砦悉聽撫黑苗遂平  
前後共擒獲首惡阿傍阿革及阿茲等二十餘人從  
賊阿玆等八十餘人斬首凡二千餘人焚廬舍萬四  
千餘間獲牛馬器物甚衆乃班師捷聞 上降璽書  
獎諭文盛等諸將校各賞賚有差至嘉靖初蜡爾山  
苗反其山在湖貴之間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  
箐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  
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鄰四川酉陽而不屬地東西可  
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分土隸兩省中蟠結竄  
徙實相數匿焉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



西徭獷不同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蓋銅仁舊土府近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益多逃亾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摯印逃諸苗悉騷然叛矣湖貴諸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詔萬鏜起家督撫開府辰州鏜集諸路漢土兵累討之稍撫定鎮溪諸苗而貴州苗驕橫如故鏜班師遷刑尚項龍許保吳黑苗復倡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乃以兩廣總督張岳代鏜岳至詢前故知撫無益久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討之總兵則

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議張景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是時屢破苗寇斬獲二千餘人其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巢砦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然諸苗雖定而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賞構之邦憲等密遣使入砦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猱吳且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砦所親家弔喪誘至別砦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岳疏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



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匿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尋土官某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峇襲斬之持其首出被諸酋欲攘其功追奪去以火焙令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龔遂給賞仍令土官田興邦督索得之驗寔乃賞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眾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畱岳為之數年得代去其士民中國同風夷人種類非一習尚各異曰羅羅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龍家曰曾竹龍家曰打牙狃狃曰紅狃狃曰花狃狃俱詳見後曰東西苗曰紫薑苗曰賣爺苗俗與五日溪苗同

阿和見後其俗大抵力耕耨用敬鬼屏醫雞一瓦卦刻

木為信好佩刀劍勇於戰鬥其山川古蹟則貴州之

養龍坑夷人當春初擇牝馬之貞者繫之穴旁已而雲霧晦冥有物如蛇蜒者與馬接產必龍駒

國初夏明昇降獻一馬頭九尺長丈餘壓沙四百加方可行後馴習之乘之絕塵云得之於此者銅

仁之甘梗泉在平頭著可長官司泉生石崖湧出其流分清濁如涇渭然相傳出於萬山之

底都勻之都勻洞洞中亂石皆如象鼻雜艸叢生其產則黎平之洞

破以苧布為質以絲綉絲挑刺成之思南之竹雞白蟻聞其聲則化為水刺竹

中心堅塞枝上有刺為異

羅羅 以下皆補前未及敘者

羅羅滇貴皆有之亦有二種曰黑羅羅即東爨烏蠻



是也曰白羅羅卽西爨白蠻是也其先皆九隆之後  
與六詔同種而羅羅之盛則自火濟始焉世居水西  
以安爲姓其諸羅蔓處各地者皆安氏長之蓋羅羅  
之俗愚而戀主卽過虐之不以爲讐故自火濟至今  
千有餘年其酋長未嘗易姓奢香之後安貴榮安萬  
銓等皆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邀重賞不行  
所過村落殺無噍類者詳見貴南志中其人深目黑  
身而白齒椎結跣躄荷氊戴笠而行喜鬪尙力寬則  
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苗  
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蛇也

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父死妻母兄死妻嫂婦見舅  
姑不拜裸而進盟謂之奉堂男女不同帷潛合而奔  
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凡鼠雀及  
燠動之物俱喜啖之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  
善淫者則人爭取之以爲美也人死則以牛馬革裹  
而焚之俗尙鬼故一名羅鬼宋梁時羅鬼種有爨瓚  
者強盛故一名爨人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  
販茶爲業物產大抵與滇貴同

玃獠

玃獠一名玃獠不知其所由來也其種有五蓬頭赤



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得人片肉卮酒卽驅之蹈  
奔湯火亦所不辭以布一幅橫圍腰間傍無縻積謂  
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狔狔紅布者爲紅狔  
狔各有族類不通婚姻風俗略同在平伐者爲打牙  
狔狔獷悍尤甚善斂各毒之物以染刀箭當人立死  
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一齒投之棺  
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狔狔男女蓄髮  
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狔狔喜不潔與犬  
豕同牢身面經年不洗得獸卽昨食之物產無奇

### 狔狔

狔狔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  
往往有之無大酋長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  
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耕女織暇則挾刀操筍柳  
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父母  
死則焚其衣服瘞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 仲家

仲家椎髻躡屨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箸  
衣裳青色婦人以青白蒙髻長裙細績多者二十餘  
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  
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鰕禁禽獸肉葬以傘蓋墓



期年而發火之祭以枯魚俗尚銅鼓擊以爲娛或掘地得鼓託言武侯所藏者富人爭購卽百牛不恡也

### 宋家蔡家

宋家蔡家皆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奢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俗宋家稍通漢語或識文字勤於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襠婚姻喪葬事亦不甚陋蔡家在底砦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索偶人歿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 龍家

龍家驪氏之裔其種有四在康佐者恣睢曠戾難與約束好依溪林薦莽間貪而善仇常以杯羹爲人奔命男束髮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用蕙以配合先以淫奔始通媒妁人歿則昇之幽崑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祖在寧谷西堡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小頭龍家俗同康佐一曰大頭龍家男女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大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上指若狗耳之狀

論曰貴南諸夷自古不賓然而滇南之境非由貴不達漢不能盡服黔中唐輒失志於南詔大抵道隔貴



州故也國初納土 詔令領部如故業已羈縻州峒  
置之矣天祐皇家貽我福澤寧我強土故俾田園作  
逆旋伏天誅遂立郡縣服徭役與諸甸服同一統盛  
治殆過漢唐遠矣顧其地夷漢竝居官雜土流天性  
負悍好殺制馭之術簡靜要焉不然伏籠之雕嬰樊  
之虎防閑稍踈其爲害豈易易制耶

### 五溪諸夷

五溪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也昔高辛氏有老婦得耳  
疾挑之有物大如繭盛瓠中覆之以盤化為犬其文  
五色因名盤瓠既而犬戎爲亂帝曰有能討之者妻

以女封三百戶於是盤瓠亾三月後犬戎帝難

妻以女女自請行犬負女入南山至石室中人不可  
到三年生子六男六女自爲配偶績織木皮染以艸  
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衣裳斑斕言語侏離  
其後滋蔓遂爲蠻夷今湖廣廣西溪洞中諸夷皆其  
種也有渠帥名曰精夫相呼爲媿徒所居皆深山重  
阻人跡罕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  
時漸爲邊患周世猶盛王命方叔伐之詩曰蠢爾荆  
蠻大邦爲讐正謂此也戰國時楚莊旣霸蠻遂屬楚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



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是謂賓布雖昔為寇盜而郡國討平之光武時武陵蠻帥單程等大寇郡縣漢將劉尚輕敵深入敗沒時伏波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擊之帝愍其老未許也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往援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羣蠻遂平歷章和安順四朝累反叛攻劫州郡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尚書令虞翊奏言不可帝不聽其冬澧中漢中蠻果以增賦事舉種反至桓靈時累叛不休及先主遣

將吳班攻破之諸蠻夷相率響應焉其後種落漸盛布在諸郡縣自晉劉石之亂諸蠻益恣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于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矣魏道武時大陽蠻首桓誕遣使內屬拜誕荊州刺史封襄陽王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被殺誕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知謀羣蠻推為首領歿子暉立暉次弟叔興立叔興屢招慰諸蠻內屬者以萬計其後諸蠻叛服不常累年征討散而復合有冉氏田氏向氏陬落尤盛僭稱王侯後周稍平服之唐末及五代時數出寇邊迄無寧日宋太祖既下荆胡得辰



州蠻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蠻黨服之召至  
闕下擢爲辰州刺史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稅再  
雄感德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  
歷山飛塹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  
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  
祖大喜加再雄辰州團練使建隆初前溪刺史田洪  
贊知溪州彭允林等列狀歸順詔以洪贊爲萬州刺  
史允林爲溪州刺史自後諸蠻叛服不常最大者曰  
彭氏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溪中溪下溪皆今  
州外復有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總之

名都誓王凡承襲必具名詣辰州州爲保證申鈐轄  
司以聞迺勅賜誥印符餘官許得自置彭氏自允林  
文勇儒猛相繼爲下溪州刺史天禧中儒猛叛頃之  
復降自是二十州歲納貢矣會提刑趙鼎言諸蠻願  
內附屬辰州而布衣張翹亦上書言諸蠻地可置郡  
縣遂以章惇經制蠻事於是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相  
繼納土使之比內地爲王民置沅誠二州元祐初傅  
堯俞等言置二州以來設官屯兵費鉅萬計公私騷  
然荆湖兩路爲之空竭乃廢誠州爲渠陽軍而沅州  
如故至崇寧中復以誠州爲靖州即今  
靖州自是後叛服



不常議者言湖南州縣地界與溪洞蠻連接以故省民多與擅易田產其豪猾者又以產寄蠻戶規免稅役宜詔帥臣明立省蠻封堠禁止前弊其蠻人願退者給以官錢更選土人衆信服者立爲首領以任彈壓之責潛以馭之此制蠻之長策也從之自是稍歸附希寇矣元時雖置郡縣叛服不常 國朝洪武初旣平陳友諒克湖廣諸夷帖然久之五溪蠻叛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壯之賜以手書云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美之今五溪蠻叛而卿奮然請行卿之志見矣未幾

五溪蠻平德興班師以後兵戈漸輯湖地稍寧雖間有竊發者第自相攻擊未煩中國師也至正德間郴桂土人龔福全等倡亂福全形貌獐惡面多髯體生黑毛嘯聚山谷中僞稱延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德藍友貴等俱僞稱總兵分據烏春山臘栗砦等處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聞 朝廷命金討之金檄漢土兵至分布諸將進討守備指揮王翰王廷爵李璋劉宗仁等統兵潘臬官陳辟黃質王濟顧英等監之永順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分兵四哨進諸路夾攻輒大破之前後凡生擒賊



魁李斌黎穩楊禮李仁方龐海劉德才梁景聰等十五六人斬獲賊衆四千餘人焚賊廬舍八百餘間獲老弱牛馬器仗不可勝計各哨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金賞賚諸將士乃重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仍飭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尋右哨諸將謀知福全率賊衆遁過豸馬山禾倉石據險立砦遂率兵抵砦下轉戰數合賊敗豸彭世麒偕其弟彭世驗擒獲龔福全并親屬賊衆二十餘人斬首百級焚毀賊廬舍六十餘間賊魁高仲仁豸廣東仁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散匿山

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之擒斬散逸略盡金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使使報捷上優詔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金蔭子姪一人世襲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賚有差嘉靖初蜡爾山苗反其山半屬湖廣半屬貴州詳已見桂南志中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溪田供徭役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算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歛賄賂吏以計脫溪匿苗砦王奉之興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怒逐之燬其公署遂叛日



相蔓引鎮溪苗亦叛詔召萬鏜起家督撫開府辰州令相機撫剿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不克乃召苗渠魁使來見苗謂必得質始出鏜令千戶某入質苗砦苗魁龍某來見鏜執以聞誅之苗殺其所質千戶某鏜乃厚恤其家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上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糧食時苗以連年被剿稍聽撫鏜遂班師時貴州苗未附其苗魁龍許保等糾合衆作亂鎮溪諸苗亦從之會張岳代鏜討龍許保因以兵討胡苗助逆者平之事聞朝廷仍設總督鎮撫其地其夷多據湖南古巫黔中

之地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其俗大抵信巫重祀刀耕火種短裙椎髻刀弩自衛喜殺輕死行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石烙其跟蹠使頑木不仁故能履茨棘而不傷初生時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兒長大煨其鋼以製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仰刃牛項下以肩負刀一負卽裂者良刀也弩名偏架有鎗名掉鎗長二丈餘取以護弩戰則一弩一鎗相將而前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或敵逼之鎗無所施則釋弩取刀以救度險整其行列退去必有伏弩土軍弓手輩與之角技藝爭地利往往不能決勝



也歲首祭盤瓠雜揉魚肉酒飯於木槽扣槽羣號為禮十月朔日各以聚落祭都貝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相携而舞謂之踏傜意相得則男咿嗚躍之女羣負所愛去遂為夫婦不由父母其無配者俟來歲再會女三年無所向父母或欲殺之以其為人所棄云樂有盧沙鏡鼓胡盧笙竹笛之屬其合樂時眾音競鬨擊竹箏以為節團樂跳躍叫噪以相之歲暮羣操樂入省地州縣扣人門乞錢米酒炙如難然山川古蹟則辰州之武山在盧溪縣山有石室遙見一石似狗盤瓠象也土俗至今不食犬肉有盤瓠廟小西山在府山下有石穴其中舊有書羅公山在黔陽縣昔有羅姓者隱於此後為神其絕頂有池廣數十里夜陰雨霾或有物如明月游水上云

女崖上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辛氏女常德之蟠桃宋祥符間土人開地見土龕光色施州之鏡石宋照耀得大果九枚識者以為蟠桃尺許漆黑寒光以水沃之隔岸山木舟人畢照音傳取入泮以其照昏載還之通潮溪其水消長靖州之銅鑼溪在州世傳宋楊文廣妹討儂智則其稍奇者也物產惟猿熊獾食鐵齒骨極堅獺丹砂水銀青碌等物里人詐作佛牙其糞為兵可

### 三江諸夷

三江諸夷亦盤瓠之後其地在今廣西夷類最多難以盡紀其驕鷲者則唐之西原宋之廣源今之田州



大藤是也唐天寶初黃氏彊與韋氏儂氏唇齒爲寇  
害據十餘州韋氏周氏耻不肯附黃氏攻之逐于海  
濱至德初首領黃乾曜等叛推武承斐等分爲四王  
合衆二十萬地數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  
至焚廬舍掠士女更四歲不能平乾元初西原環古  
等州首領方子彈等出兵討之斬黃乾曜等七人承  
斐等以餘衆面縛詣桂州降盡釋其縛差賜布帛縱  
之其後叛者則有張戾夏永王國良黃少卿少高少  
度黃昌瓘等攻陷州縣標掠士民者甚夥前後俱討  
平之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

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  
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太和中經略使董昌齡  
遣子蘭討平峒冗夷其種黨諸蠻畏服有違命者必  
嚴罰之十八州歲輸貢賦道路清平其後儂洞最强  
結南詔爲助懿宗與南詔約和二洞數構敗之邕管  
節度使辛讜以從事徐雲虔使南詔結和齎美貨啖  
二洞首領儂金勒等與之通歡金勒聽命宋時儂氏  
世爲廣源州首領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後爲交趾  
所虜其婦阿儂嫁爲商人婦生子名智高及長殺商  
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儂姓久之據廣源州拓



地自廣僭稱南天國王宋遣使王贊說之智高因請  
求內屬宋事聞宋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爲  
仇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凶命數出版衣易穀食詒  
言峒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  
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  
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語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  
天火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  
否則兵刃遂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砦遂  
破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害之智高僭號仁惠皇帝改  
年啓曆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無備一旦兵起倉卒

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向得志相繼破橫貴龔潯  
藤梧封端康昭賓邕共十一州陳曉等兵敗朝廷命  
狄青爲宣撫使督諸軍進兵絕崑崙關智高悉衆拒  
戰大敗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狄青募死士  
使大理求之知高已歿於大理乃函其首至京師先  
是知高未滅時有謠言云農家種糴家收後果爲狄  
青所滅其母阿儂多知謀攻陷城邑每用其策性慘  
毒日食一小兒智高敗阿儂收餘兵三千復欲入寇  
安撫使余靖掩擒之檻至京伏誅又有儂宗旦者嘗  
入寇後知桂州蕭固招降之而儂夏卿儂亮等皆自



特磨來歸儂氏遂亾宋乃分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凡五十餘所推其長雄爲首領籍其民爲壯丁以藩籬內郡障防外蠻云元時據溪洞者如初 我朝洪武初楊璟旣平廣西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傑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遣使賫印赴軍門降請納土內附 太祖嘉之詔仍襲其官五年田州澧州徭亂命鄧愈周德興等出兵討平之十六年廣東徭亂於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命申國公鄧鎮等將兵討之遂平有柳州馬平縣主簿曰孔性善者上言徭雖盜賊豈無良心昔陳景文知縣事時徭賊皆應差役厥後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威福豈不願爲良民乎 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轄之自是稍安息矣景泰中徭酋侯大狗等猖亂孺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羈縻之時朝廷北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初詔守制叅政葉盛督撫兩廣令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至則破賊砦八百擒斬數萬人自是輒亂輒討平之聲振諸夷時臺省官方薦盛才可入內閣值有譖盛



於李南陽許者遂轉盛巡撫宣府盛去兩廣復亂而大狗猶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狗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待罪會 憲宗初卽位銳意南討集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爲苟安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爲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叅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賊可行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略可任上皆從之擢雍僉都勅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盛出於李賢

之謗也頃之雍至廣西授諸將方略率諸路兵竝進夾攻之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岾等砦賊遁入桂州橫石等塘九層樓據險立柵拒之雍令麾兵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遂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今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初雍至大藤忽素衣數十人拜伏軍前詒言我等良民也賊掠至此今



得公來必脫奔獲矣雍厲聲曰若等皆賊敢欺我也  
命裸而斬之果皆短兵裹於衣中蓋欲行刺害雍者  
也有軍士持賊首至者雍輒碎之而吮其髓于將士  
皆驚峽賊聞之膽喪神搖故極力拒敵勢不能支滕  
峽平雍乃上言諸徭之性憚見官府攝以流官終難  
靖亂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  
推鞠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  
領滕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  
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  
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

用爲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上皆  
從之仍賞韓雍及諸將和勇歐信等各有差無何雍  
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  
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  
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  
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  
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於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  
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  
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  
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仍



議起用韓雍從之十二年總督兩廣朱英奏廣西猺  
獞屢服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  
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  
效順者卽定爲編戶復其猺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  
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王令  
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言有衆數萬俱願歸  
順而守臣袁愷謝綾范鏞等招附可三千餘人其餘  
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  
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  
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弘治

初田州猺岑猛叛岑猛者伯顏之裔也四傳至猛仍  
襲田州知府職後以與思恩知府岑濬相攻擊事  
朝廷誅濬改思恩爲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  
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得復爲田州府同知  
領府事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地自廣  
嘗自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  
州猛厚賂之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  
檄猛討賊猛兵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賊平  
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愜  
初意遂怨望驕蹇督府使者又不得曩厚賂多譖猛



不法猛亦待兵力凌轢鄰府日甚或言猛反者都御  
史盛應期惴猛冀得猛重賂乃猛遂出不遜語應期  
怒疏猛反狀請討之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鏞代不  
察其故再疏請征猛制曰可於是鏞遣都指揮沈希  
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帥兵八萬分道進  
而令參議吳堯元爲監軍督之猛初令其下毋交兵  
裂帛書冤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鏞不聽督兵益急沈  
希儀擊斬猛長子邦彥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猛婦  
翁歸順州知州岑璋以其女失愛於猛素憾之欲乘  
間擒猛自爲功乃誘猛交歸順先是軍門令諸土官  
不能擒猛者賜千金爵一級昇其半地黨惡者移兵  
誅之又恐璋猛婦翁或黨猛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  
憾猛察其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乃遣往說璋臣  
至歸順詒璋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  
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久我言君必驟發爲自  
脫計卽我泄漏機事矣必我歿奈何璋頓首謝曰君  
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  
何暱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遂遣兵千餘人往猛  
子邦彥所陽言助之實爲我兵內應及戰歸順兵先  
呼敗惑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擊斬邦彥及猛欲奔



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交歸順三四夕可達  
安南再圖興復耳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  
交歸順璋佯涕泣迎之處猛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  
地邃僻猛喜甚遂不疑璋會諸將不知故頗聞猛交  
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  
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交  
交南璋邀擊之猛目被流矢南交不知所之急之恐  
入交南連逆賊爲變幸緩五日當搜致堯元等許之  
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艸封  
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

印之璋得知猛實印所乃置酒賀猛樂作持鵠酒一  
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  
悔墮此老姦計也遂飲鵠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  
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諸將聞之引還猛三子長邦  
彥敗次邦佐遁後其族爲武靖州知州次邦相兵  
敗出亾邦彥側室子芝方襁褓匿民間鎔見岑氏弱  
計田州可滅疏請置流官 上從之夷俗憚流官法  
制多不便亾何田州土酋盧蘇求得邦相遂糾思恩  
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御史石金至聞前御史  
與鎔有隙意不直鎔又藩臬諸司素不爲鎔所喜者



多沮鎮事倡言猛實未死鎮爲歸順所欺有自右江來者則言猛已糾安南莫登庸入寇陷思恩矣省城且暮且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以流言欲出奔石金信之遂劾姚鎮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落鎮職命新建伯王守仁代鎮諸夷聞守仁至皆憚之守仁顧益自晦事鎮靜見蘇受兵勢已熾度岑氏不可遂滅使人招蘇受降約日投見會有造浮言誣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反覆守仁遣使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兵衛又欲易軍門左右祇候皆盡以田州人守仁不得已皆從之蘇受果陳兵來見守仁數其罪許以不灰論杖一百以全軍法蘇受不釋甲受杖且田州人杖之守仁諭蘇受使歸候命乃上疏言思田久苦兵革民間已不勝況田州外捍交趾縱使克之置流官兵弱財匱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爲州治官岑猛子邦相爲判官以盧蘇等爲土巡檢別立田寧府設流官知府統之薦布政使林富爲巡撫都指揮張佑爲總兵官 上皆從之乃令邦相歸治田州盧蘇等各蒞任田州平會斷藤峽苗反守仁遂移兵檄蘇受兵攻之而蘇受初



降亦願立功自贖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其八  
岩賊猖亂狀請討之守仁至南寧議與藩臬官汪濬  
翁素吳天挺將官謝佩張經等督湖廣土兵襲剿之  
先是各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  
以蘇受降罷兵又督府駐南寧散遣諸官兵無征剿  
意及湖廣兵回皆偃旗息鼓賊弛不爲備至是官兵  
突進四面攻圍大敗之通計擒斬賊級一千一百餘  
人俘獲甚衆於是斷藤之賊略盡進剿八岩猛賊各  
兵乘夜銜枚速進至日昧爽抵賊巢穴突進遂破石  
門天險兵入賊始驚覺官兵乘勝追擊賊遂大潰分

道奔入高山據險立砦官兵亦分道追圍之賊據高  
險下礮石滾木官兵仰攻不便乃夜募死士掩其不  
備項之破古蓬砦破周安砦破古鉢砦破都者峒砦  
而叅將沈希儀等又多擒斬逸賊通計前後擒斬幾  
二千人墮溺死及俘獲者甚衆於是八砦之賊亦盡  
兩江稍寧守仁經略撫輯乃班師疏上論功褒獎陞  
賚有差未幾守仁召歸卒於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  
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  
肆猖獗其酋侯勝海者居弩灘爲亂指揮潘翰臣聽  
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



也時都御史潘旦又許貴香取勝海田廬不禁勝海  
第公丁大憤恚而諸獍亦抱不平邦佐又陰黨之於  
是集衆反破堡殺戍兵二百餘人事聞詔以侍郎蔡  
經代旦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渡滅賊須兵幾何  
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  
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二君言各  
有據襲而取之曰剿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剿也  
由沈君言征也然今賊爲備久矣剿之無功從沈君  
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  
掠得人苦之萬達言之經御史鄒堯臣亦贊之經乃  
會安遠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  
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卽  
論如法雄懼請效力自贖遂以計擒公丁檻致公丁  
軍門磔誅之時十七年冬也命事田汝成謂督府首  
惡旣擒賊方震駭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  
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  
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  
梁廷振監之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南北夾擊  
之賊大窘遂擁衆東奔而指揮王良輔邀擊之中斷  
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一千二百級賊謂往年據險



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殲焉至是不聚結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餉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連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於諸隘險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目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獠亦據險弗靖萬達等移兵剿之招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獠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諸獠復平萬達獻議于督府凡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狼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慎邊防七曰權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以建屯所者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卽以三縣狼家之族隸焉議上蔡經多採納疏請行之捷聞蔡經改左侍郎進秩一級柳珣加宮保暨諸將帥守臣皆賞賚有差其地古屬百粵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三江連亘千里半入獠夷而潯柳思田之地更爲盜藪其俗大略與五溪諸夷同其山川



古蹟則仙奕山在柳州府城南上有穴穴有屏有宇登者得石棋子於其上黑肌而赤脈

可感應泉在于樂宋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于數里外後所居地泉忽湧出故名及

浩歸泉在梧州每夜山有火光忽湧出故名及

復潤或云昔趙佗埋劍于此綠珠井在博白

女綠珠有美色石崇為交趾採訪古辣泉在橫州以

使以珠三斛買之今舊井存焉其物產則秦吉了形如鵪鶉

不煑惟埋之土中曰足其物產則秦吉了教之能言

取出味甘可以致遠其物產則秦吉了鳥也五色相間聞香則收于

勝鸚倒挂鳥也五色相間聞香則收于蟲絲楓始生

食之作絲如琴弦芎布一名鬱林布漢書

鼠產子桂樹竊食蜂蜜人以糖牛牛與蛇同穴嗜鹽

入口即化為蜜甘香甚奇野婆狀如老嫗皆雖無偶上下山谷

探之其玉面狸行空中味甚佳其溺及乳治風疾奇

角如玉山獺性極淫毒山中有此物諸牝獸皆避補助之

効藥無喻于此一枚值黃金數兩今婦人摩于

極執驗之躍然野婆狀如老嫗皆雖無偶上下山谷

而動者為真野婆狀如老嫗皆雖無偶上下山谷

一健夫殺或剖腰間得一物若玉鱷魚四足齒利如

印字類符篆不可識蓋異事也鱷魚四足齒利如

牛馬并獸人水中覆舟還網則避一孕生卵數百成

形則有魚蛟龜蛇等物斬其首乾之更生如此者三

乃異魚名多胡蔓草也以急水吞之即或慢水即緩

止其難紀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人面子果也兩邊似

生其上為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人面子果也兩邊似

藥殺人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人面子果也兩邊似

食鍊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六勾芝木皮可績

不灰艸狀如茅食之延壽為異

論曰書稱滑夏詩稱讐邦蠻夷為患自古記之矣况

盤瓠之裔族居中國溪洞間人跡罕及來則嘯聚退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則深匿與徼外蠻夷梯山航海而至者不同自漢迄



今跋扈難馴雖剽平鎮溪滕峽之後稍稍震懼然如  
藏機之弩一動即發倘不羈縻之撫綏之及一旦蹶  
梁然後興百萬之師殫數省之積與之交敵勝則無  
益敗則損威於國家何賴焉昔孔性善請擇良吏嗚  
呼制蠻上策無踰此矣

黎人

以下諸蠻無國號姓氏故無朝貢事跡可  
述第以其雜處中國境內故錄及之

黎今儋崖瓊萬州隰上蠻也隰之中有黎母山諸蠻  
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為生黎外為熟黎山極高嘗在  
霧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光如浮空中然  
其山水分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省地供稅役

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黎母之  
顛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人壽考逸樂不  
與世接虎豹為之守險無路可攀但覺水泉香美絕  
異云以前未聞在唐為瓊管之地宋至和初有黎人  
符護者邊吏嘗獲其奴婢十人還之符護亦嘗犯邊  
執瓊崖州巡檢慕容允則及軍士至是以軍士五十  
六人與允則來歸允則道病歿詔軍士至貸其罪至  
紹興中黎州王文滿結連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  
砦復犯省地廣西發兵官燒燬巢穴生擒黎賊王用  
賓等亂遂定乾道二年廣西經略轉運司言當說諭



廣府錄卷之八  
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威命使之自新退復省地能說  
諭收復者量功立賞內有侵犯省地或逃失省民亦  
重責罰其先省民逃居黎峒之人守臣招誘還鄉蠲  
其逋稅詔從之六年黎人王用休犯邊萬安權守巡  
檢孫浩等招諭之九年樂昌縣黎賊劫省民焚官舍  
黎人王用存王承福陳顏等招降復砦有功宋授以  
官職俾之控制黎人有黃二娘者瓊州熟黎酋之妻  
家饒財善用衆羣黎畏之宋淳熙初封爲宜人二娘  
歿無男有一女欲依例承襲詔從之頃之生黎峒首  
王仲期率諸洞丁口一千八百餘歸化仲期與諸洞

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司司受之令歃血約  
誓不復鈔掠詔各賜賚有差生黎質直獷悍不服王  
化亦不出爲人患熟黎貪狡兩廣福建之姦人凶命  
逃居其間省界諸州至有爲黎人據其廳事治所州  
吏遣人致謝始得還者我 朝廖永忠旣平廣東海  
南儋萬黎夷洞王未附其後耿天壁擊破之其地遂  
平頃之廣東巡按汪俊民上言黎性頑狠未易信從  
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  
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  
黎民言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土不畏瘴厲臣請



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  
峒無納逋逃其孰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  
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  
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其俗稚  
髻跣足弓矢刀劍跬步不離孰黎能漢語變服入州  
縣墟市日晚鳴角結隊以歸多符王二姓者男女生  
週歲卽文其身周身畫成諸花及入寶式尋用細鍼  
挑刺出血塗以青靛候三四日滌去則花紋宛然大  
家以此相尚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目爲子孫也貿  
易會集場皆婦女負貨出門男子不與故人皆多畜

妻女工紡織得中國絲帛拆取色絲和吉貝織花所  
謂黎錦被服及鞍飾之類精麤有差親死不哭不粥  
飯惟食生牛肉以爲哀痛之至葬則昇襯而行令一  
人前行以雞子擲地雞子不破處卽爲吉穴客來未  
相識主人先於隙間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  
於地客卽坐又移時主人乃出時坐不交一談少焉  
置酒先以惡臭穢味嘗客客食不疑則喜卽設佳餼  
更相親狎否則遣去不復與交會飲時未嘗捨刀稍  
酣各請弛備雖解器械猶置身傍一語不合則起而  
相戕性喜讎殺謂之捉拗雖積世之讐必報祖父鬪



敗幾則尅箭幾射於梁上以為識每會客飲顧梁上  
弓矢則奮報讐之志醉即羣作狗號自云狗種欲使  
先祖知而庇之也男仇只結於男若婦人仇則其婦  
家亦助之報怨矣中鋒鎬必密埋不悲泣恐敵人知  
其為不武也居處架木兩重上鋪以草如樓呼曰欄  
房上以自居下以畜牧甚污穢也遇晚村中幼男女  
盡驅而上聽其自相偕偶至於婚姻仍用講求又一  
種自婺嶺以北曰遐黎閒習弓矢居常以椰瓢蔽體  
凡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於腹中以為得所  
此其俗之最惡者也其山川黎母山見前其產潮雞潮

則鳴音黃丈鬼出則為崇著黃衣至人榴花酒榴花釀成

佳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先朝有人出使海

去夷人文鯨魚白首赤喙翅與尾齊羣飛海上則有

服其博海鯊虎頭魚體黑文鱗足巨者重二百斤嘗以春晦

海味雞翅木作刀靶鯢魚四足長尾能上樹天

身鳥來飲水因而取之聲如龍涎香龍聞則涎出以

小兒啼故名取膏燃燈不滅龍涎香計取之和香最

蜚人

謂之水欄亦有三種入海取魚者名曰魚蜚取蠓者  
蜚人儋崖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為家或編蓬水許



名曰蠓蜚取材者名曰木蜚其人皆目睛青碧卉衣  
血食各相統率魚蜚蠓蜚能入水伏二三日旁人以  
繩繫其腰繩動則引而上或爲海怪所害岸人見有  
血一縷浮水上則蜚歿矣一謂之龍戶一謂之崑崙  
奴產與黎同

### 馬人

馬人其先中國士卒隨馬援南征羈留未歸散處南  
海遂成部落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蠮爲業產與  
黎同昔韓退之詩云衙時龍戶至上日馬人來人皆  
不識多強解之由今而觀殆卽此馬人蜚人之謂也

### 狔人

狔人生廣西幽厓奧谷中彫題高結狀若猩猩散育  
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虫蟻血  
食卉衣言語侏儻雖附近狔人亦莫能重譯也

### 獠人

獠俗謂之山子依山而居無酋長姓名惟事有力者  
曰火郎父歿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華言百姓也舊  
傳其類有飛頭鑿齒鼻飲赤禪之屬殆百餘種嘗見  
續博物志云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一日頭顛  
有痕匝如紅縷及夜則飛去曉卽還家卽獠種也此



與前所謂屍致魚及虫落者皆同但各異種類俗婦人孕七月卽生臨產生兒便置水中浮則養之沉則棄之然千百多浮夫妻異宿惟于晴晝牽臂入溪山爲樂旣入則於路口插松竹以斷來者謂之插青見者卽返或誤入則加以刀斧性好殺報仇相擊必食其肉而臥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剗其面而籠之竹中鼓噪而祭之以邀福利真蠻俗也

### 狃人

狃人生巖巖中短小精悍深目黃睛不識金帛木食形如猿猴語啾啾不可辨性極忠慤夷獠常馴擾之役以採片腦鶴頂犀角象齒皆有法能致之得則負以輸主遇他姓奪歿亦弗與稍近烟火則淚目至歿真臘風土記云有二種野人一等巡行山谷頭戴一瓦盆而走遇野獸則槍標射殺烹之性甚狠無家可居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人間爲奴者或卽狃人之類獠狃諸種凡川廣雲貴洞溪中皆有之故山川古蹟物產不可盡述云

### 獠人

獠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猺雜處卉衣血食居以欄房善爲毒矢射人及物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盡雖



人亦畏憚之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取百虫於一  
器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灰者又爲飛  
蠱一名挑生一名金蚕皆鬼屬事之可以驟富害人  
者內之飲食中令人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脈  
沉治之以歸魂散雄珠丸在胃膈則服升麻吐之在  
腹則服鬱金丹下之或云蠱神熠燿若日以昏暮飛入  
人家爲祟事之作蠱害人卽有利益不則反被其害  
有不用其術者以釵釧錦段等物置之道旁俾他人  
得焉名家金蚕畏蠅取蠅入其家則蠱神就擒矣凡  
川湖閩粵皆有此事不特猥獷爲然也聚而成村曰

峒峒各有長婚姻先結草屋外居謂之入寮自入寮  
後多殺媵婢則妻黨畏之不爾謂之懦怯半年而後  
女歸夫家其人遠出而歸者止于三十里外遣巫提  
竹籃近脫歸人貼身衣貯之籃中以爲前導云爲行  
人收魂歸也餘俗與五溪三江諸猥相同

論曰古者洪濛之世睢睢盱盱萬民猖狂不知東西  
禽鹿之與遊而猿狖之與居迨五帝三王陶鎔以禮  
樂束縛以政令然後中土之民始知廬處粒食冠裳  
文物矣至於吳粵文身滇棘椎髻雖太伯端委以治  
漢武帝開西南夷郡縣而置之且不能革其故習蓋



累世難之也洎乎今日吳粵人材甲於海內而滇南  
之地綽有華風於都哉固皇家之福祐使然毋亦風  
氣漸開故人文漸著有以超軼萬古耶維時黎獠諸  
蠻生而未嘗接縉紳識禮義亦猶洪濛之民曷怪其  
俗之鄙俚也顧氣運昌熾浸浸乎自北而南矣倘得  
一二良吏綏以恩惠匡以教化闢其荒蕪而郡縣之  
俾之制農桑通文字識君臣上下威儀之節則安知  
黎獠諸蠻不如今日之吳粵滇南乎余備列之蓋有

厚望焉云

咸賓錄南夷志卷之八

終

五樂齋

錢世傑

鄒邦傑



